青藏高原上的北京硬汉

拉萨市安监局常务副局长王中堂将北京安监先进经验带进高原

北京人在异乡

第9期

姓名：王中堂
年龄：47岁
职业：拉萨市安监局常务副局长
异乡工作时间：2年

■ 人物

西藏，旅行者的天堂，这里拥有最纯净的蓝天白云，拥有最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。

对于援藏人士来说，却是另一种境地。

他们要经受最强的紫外线暴晒、最干燥的气候，当然，还有最稀薄的空气。

每次检查海拔5000米的矿山，嘴唇都会变紫，身体承受着缺氧的极限；每天睡前喝三两“红二”，只为5个小时的睡眠更踏实些……

这就是北京市安监局援藏干部王中堂在拉萨的生活。

援藏两年，王中堂瘦了30斤，视力下降了0.3。

但他把“北京安监管理模式”带到了拉萨，让拉萨的安全生产监管更专业、更高效。

A22-A23版采写/摄影
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

6月2日8点，从拉萨市区出发，经过近郊林周县，“丰田霸道”开足马力，开始“爬山”。

其实车轮下本没有路，矿区卡车的过往，硬是碾轧出一条石块和黄土形成的沟壑。

高原突检

车程近3小时，“霸道”使尽全身解数，翻过平房大小的山石，穿越沟渠里飞溅的水花。

剧烈的颠簸，肌肉下意识地绷紧，以便让身体保持平衡，让人头晕目眩。

老王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，头随着颠簸摇晃。他始终闭着眼，想尽力入睡，又不停地长出气，调整呼吸。

拉萨市区海拔约3800米，强制入睡，是为了抵抗严重的缺氧。

老王已在缺氧状态下生活了两年，他叫王中堂，47岁，援藏人员，现任拉萨市安监局常务副局长。

径直走进铅锌矿区，老王只在办公区停留几分钟，便要求直接进矿洞，这是他第三次来这个矿区突检。

下矿洞近2公里，老王弯下腰，仔细盯着脚下的电线，观察铺设是否合理；一会儿，他又爬到作业平台，询问工人施工的情况。事无巨细，大到尾矿库的设计地形，小到矿洞内的工人是否戴口罩作业，老王样样不落。

见矿洞里更换了新的防爆照明装置等设备，老王嘴角微微翘起，那是那天，他第一次舒展地笑。

目前，拉萨周边县市已进入开采程序的矿区有17家，正在探矿的矿区达139家。矿业的进入，让原本以农牧业为主的县市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，然而，粗放的管理模式也为当地的安全生产埋下了隐患。

查了1小时，老王从矿区走出来，深吸了几口气。林周山区铅锌矿区5000米的海拔，让他额头上滑落大颗的汗珠浸透衣领。

向矿主提出了整改意见：作业面基本符合要求，但矿洞最里面的10台防爆照明设备必须要更换新的，嘱咐工人们施工一定要戴口罩。

查了3个矿区，两个加油站，当天，老王连轴转了12个半小时。

老王的心愿

王中堂原为北京市安监局调研员，在北京市安监局应急处主要从事应急救援管理工作。2010年7月赴北京对口援建城市拉萨市援藏。

在拉萨安监局，无论是藏族同事，还是汉族同事，都愿意叫他老王。

一是他“面相老”，二是他对安监业务非常懂，像老师一样。三是他待人随和，“副局长”用“老王”代替，他丝毫不在乎。

在藏族同胞看来，老王的经历很传奇。

军人出身，闯荡过中国大江南北，曾长期在河北、东北工作，后调入过多个部门。

这让很少出藏的当地人充满好奇。聚会时，他还会向同事们“普及”一下中国的近现代史。

其实，老王此前一直有个心愿：进藏。

2010年6月，北京市安监局选派援藏干部赴拉萨，要求副处级以上，援藏3年。2006年转业到北京市安监局的老王第一个报了名，甚至没有和家人商量。

“援藏没有啥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我要遵从自己的意愿。所以听说动员部署的通知那天，就迫不及待地报了名。”

不商量就要去西藏，一去就是3年，这让妻子邢文果一度很有想法。

邢文果回忆，报完名过两天，老王才告诉她。这个“马后炮”让她当时就怒了，她想大吵一架。

但转念一想，去西藏一直是丈夫的心愿，而且老王这人倔，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。怒了变成忍了。

她开始担心丈夫，西藏海拔太高，去一两个月还行，长期工作对身体有很大影响。“他身体倒是没啥毛病，但万一不适应，心肺功能出问题了咋办？”

邢文果只能每天盼着丈夫“别被单位选上”。

结果，老王从10多位报名干部中脱颖而出。

“既然你这么坚定，作为妻子，我不支持你谁支持你？”思前想后，她决定不给丈夫添乱。

7月上旬，赴藏之前，邢文果把抗高原反应的各种口服液、药物，都塞进丈夫的皮箱。

伴着“红二”入睡

高原反应，是援藏干部们工作、生活的最大难题。

老王的房间里有个医用氧气瓶，每周需要定期充氧。床头还有台氧气机，氧气瓶充氧的时候，能用它来“顶”一阵儿。

书柜旁的药箱中，红景天口服液、高原安胶囊自不必说，速效救心丸、脑心通胶囊等心血管药占了大部分。

初入青藏高原，老王经常四肢无力、头晕，甚至出门随身都带着应急氧气。

拉萨安监局工作人员斯朗永巴记得，一次，老王带着大家到海拔4800米的矿区检查。矿上，他以为老王洗脸了，后来才知道，他额头上一滴滴落下的，是豆大的汗珠。

“他嘴唇发紫，手心都已经变紫了。”斯朗永巴当时真的害怕了。

斯朗永巴说，那次，当过兵的老王硬是撑到检查结束。

目前，老王出门已很少带应急氧气，但睡觉仍是个大难题。

现在的拉萨，每晚9点以后天才慢慢变黑，老王每天凌晨1点上床入睡。在北京，他睡觉“天上打雷都不醒”，但在拉萨，由于高原反应，他经不得一点声音，醒后便再也睡不着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一仰脖，装红星二锅头的酒杯空了。

在拉萨，“红二”是他每天的“安眠药”。每天三两酒下肚，微醺，马上睡觉。“有的援藏干部为了睡好觉，天天吃安眠药，我觉得这一定会有副作用。”

即便这样，老王每天6点就会醒，这意味着他每天只有5个小时的睡眠。

适应着高原，对抗着高原反应，入藏近两年，老王的体重下降了30斤，双眼视力都下降了0.3。

去年，爱人邢文果和女儿来拉萨看老王。眼前的爸爸瘦了两圈，刚读大学的女儿开起了玩笑，临时编了句广告语：要减肥，来西藏！

援藏干部中，有一句话流传甚广：身体上的困扰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寂寞。

离开亲人和朋友，自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有时，手机有信号都是奢望。

为了打发周末，老王干脆从北京把压箱底儿的文房四宝空运了过来，临摹起《兰亭序》……

老王抽着烟，抬头仰望四面环山的拉萨。

这个城市依山中央的河谷地带而建，东西长约20公里，南北十几公里。面积不及北京五分之一。

吐出的烟雾中，让他一度怀念北京小区里的健身器材、郊游中满是果树的野外、和老战友的把酒开怀。

晚上，电视机成了他的“伙伴”，和“红二”一样催眠，电视机闪着，老王睡着了。

6月2日，王中堂到海拔5000米的拉萨林周铅锌矿区检查。在缺氧的情况下，在矿洞内检查每一个设备。

“援藏没有啥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我要遵从自己的意愿。”
——拉萨市安监局常务副局长王中堂

在北京援建的北京援藏干部公寓中，王中堂居住的202房间门把手挂上了哈达。这是当地的藏族同胞给他的礼物。

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

王中堂的药箱中，最多的药品就是抗高原反应的心血管类药物。

■ 追访

“即使被骂，我们也都服他”

离援藏结束还剩1年，老婆、孩子给老王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“家人情绪得照顾”。

拉萨市安监局党委书记白玉峰说，援藏一般春节前后都有两个月的高原假。援藏干部可以在12月20日离开，第二年3月14日前回来。而老王晚一周多才离开，提前一周多就回来。“他是援藏干部里离开最晚、回来最早的一位。”

但老王也有让同事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一位工作人员说，以前老王没来的时候，觉得工作挺轻松，今天的事明天干完，也不会有人追究，老王一来，他感觉明显紧张了很多，今日事今日毕，没完成很可能“被骂”。“即使被骂，我们也都服他。”

老王担负着“双重角色”：管理拉萨安全生产监督方面的大事小情、把北京安监先进的管理模式带给拉萨。

拉萨市安监局的前身，只是市国资委的一个科室。2004年市安监局成立时，只有5名工作人员。没有办公地，只能租用普通民房，这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。

2011年下半年，拉萨市安监局搬进市政府大楼，同时人员编制也增至20余人。情况虽然有所好转，但和庞大的工作量相比，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捉襟见肘。比如拉萨市的林周县安监局，只有安监局长一个“光杆司令”。

近几年，北京市安监局援助拉萨市安监局100余万元资金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萨安监经费紧张的问题。

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之以渔。

老王到拉萨安监局后，模仿北京做法，重新规范财务制度和文件管理制度，并与同事一起创立了矿山协管员制度。在所有矿山企业中有一名专职协管员，矿山有任何安全隐患及时向安监局报告。

近两年，拉萨的矿山事故死亡率逐年下降，考核成绩连续在西藏自治区排名第一。